

御選語錄卷第三十

幸十

歷代禪師語錄前集

靈隱清聳禪師

師叅法眼眼指雨謂師曰滴滴落在上座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感悟承眼印可

幸十

上堂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甚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爲甚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麼祇爲迷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強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

奉先慧同禪師

僧問教中道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又道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於此二途請師說師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

永明道潛禪師

師謁法眼眼曰子於叅請外看甚麼經師曰華嚴經眼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也眼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無對眼曰汝問我師乃問空還具六相也無眼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眼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院眼問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卽名破戒現觀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眼曰汝向後有五百羣徒爲王

侯所重在

石霜慈明禪師

師到大愚芝坐間開合子取香燒師問作麼生燒芝便放香爐中燒師指曰訝郎當漢又恁麼去也

問開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

問四山火來時如何師曰物逐人興

永首座與師同辭汾陽永未盡其妙從師二十年終不脫灑一夕圍爐深夜師以火筋敲炭曰永首座永首座永咄曰野狐精師乃指

永曰訝郎當漢又恁麼去也永乃豁然

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叅拄杖橫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盧洲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牀上喫粥喫

十

二

飯

示衆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前是按山後是主山那箇是無爲法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作示徒偈曰黑黑黑道道明明明明得得得

瑯邪慧覺廣照禪師

上堂山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迴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像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

幸

三

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着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拊掌呵呵大笑你且道笑箇甚麼卓拄杖下座

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

峰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
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
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
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
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裸形國裏誇服飾想
君太煞不知時

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
堆爛柴

大愚守芝禪師

僧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師
曰記得麼僧良久師打禪牀一下曰多年忘
却也乃曰且住且住若向言中取則句裏明
機也似迷頭認影若也舉唱宗乘大似一場
寐語雖然如是官不容鍼私通車馬放一線
道有箇葛藤處遂敲禪牀一下曰三世諸佛

盡皆頭痛且道大衆還有免得底麼若一人
免得無有是處若免不得海印發光乃豎起
拂子曰這箇是印那箇是光這箇是光那箇
是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會麼老僧說夢且
道夢見箇甚麼南柯十更若不會聽取一頌
北斗挂須彌杖頭挑日月林泉有商量夏末
秋風切珍重

陞座揭香合子曰明頭來明頭合暗頭來暗
頭合若道得天下橫行道不得且合却

問通身是眼口在甚麼處師曰三跳曰不會

師曰章底詞秋罷歌韻向春生

慈明有善侍者號稱明眼聞師之風自石霜
至大愚入室師趨出屢履示之善退身而立
師俯取履善輒踏倒師起面壁以手點津連
畫其壁三善瞠立其後師旋轉以履打至法

堂善曰與麼爲人瞎却一城人眼在

文公楊億大年居士

公出守汝州謁廣慧廣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廣慧曰來風甚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廣慧曰君子可

幸十

入公應喏喏廣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廣慧

四

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蟲相較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廣慧曰這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廣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踣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

天衣義懷禪師

幸十

五

示衆古人云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翁有老宿拈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恁麼拈也太遠在何故須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處若檢點得分明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鼻布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臥地曰意旨如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眉曰謝師指示師曰西天此土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曰林間鳥噪水底魚行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畢鉢巖中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反着草鞋朝遊檀特暮到羅浮拄杖鉞筒自家收取上堂師云衲僧橫說豎說未知有頂門上眼

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骨
露屋破看星眠

上堂大衆集定乃曰上來道箇不審能銷萬
兩黃金下去道箇珍重亦銷得四天下供養
若作佛法話會滴水難消若作無事商量眼
中着屑且作麼生卽是良久曰還會麼珍重
上堂夫爲宗師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
食遇賤卽貴遇貴卽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
稼豐登奪飢人之食令他永絕飢渴遇賤卽
貴握土成金遇貴卽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
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
牛我復何用飢人之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
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金是金土是土
至是至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古
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

大散關幾箇逃達摩

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
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
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
來也攣攣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鬪富
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參

上堂觸體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芭蕉聞
雷開葵花隨日轉諸仁者芭蕉聞雷開還有
耳麼葵花隨日轉還有眼麼若也會得西天
卽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六十三枚

上堂靈源絕朕普現色身法離斷常有無堪
示所以道塵塵不見佛刹刹不聞經要會靈
山親授記盡見日夜見星良久曰若到諸方
不得錯舉參

上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且道妙喜

世界不動如來說甚麼法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祇如威音王佛最初一會度多少人若是通方作者試爲道看良久曰行路難行路難萬仞峰頭君自看

上堂僧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未審是甚麼

人師曰掘地深埋曰此人還受安排也無師曰土上更加泥

師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

色空頌二首色空空色色空空礙却潼關路

不通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東

西南北十萬八千空生罔措火裏生蓮

王泉承皓禪師

叢林號爲皓布視一日爲張無盡舉傳大士頌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

橋流水不流又舉洞山頌曰五臺山頂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鎚子三箇御孫夜簸錢此二頌只頌得法身邊事不頌得法身向上事張曰請和尚頌師曰昨夜雨濤澎打倒蒲萄棚知事普請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

永明延壽禪師

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

風來波浪起

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砂盆

二僧來叅乃問叅頭曾到此間否曰曾到又問第二上座曾到否曰不曾到師曰一得一失少選侍僧問適來二僧未審那箇得那箇

失師曰汝曾識這二僧也無曰不曾識師曰同坑無異土

指法以佛祖之語爲銓準曰迦葉波初聞偈曰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師大沙門嘗作如是說此佛祖骨髓也龍勝曰無物從緣

生無物從緣滅起惟諸緣起滅惟諸緣滅乃

幸十

八

知色生時但是空生色滅時但是空滅譬如風性本不動以緣起故動倘風本性動則寧有靜時哉密室中若有風風何不動若無風遇緣即起非特風爲然一切法皆然維摩謂文殊師利曰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乃曰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此緣起無生之旨也問學人久在永明爲甚麼不會永明家風師

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

五雲華嚴志逢禪師

上堂諸上座捨一知識叅一知識盡道善財南遊之式樣且問上座祇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峰謁德雲比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却於別峰相見夫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亦昭然諸上座即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相見此處是妙峰是別峰脫或從此省去可謂不孤負老僧亦常見德雲比丘未嘗剎那相捨還信得及麼

幸十

九

瑞鹿本先禪師

師偈三首曰非風幡動仁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後水雲人欲曉祖師真是好知音又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若求

道理說多般孤負平生三事衲又曰曠大劫來祇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麼形作麼形令無不是

上堂華嚴稱佛身充滿於法界是真箇也無且如佛身既已充滿法界菩薩界緣覺聲聞界人天修羅界餓鬼地獄畜生界應無處蹲如是理論太煞聲訛尋常說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且道即今六根所對六境與汝是同耶是別耶同則何不作一塊別則如何說唯是一心大須著精彩佛法不是等閒

上堂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箇甚麼莫道別却天台教說話無事且退

上堂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且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無本來性若道有本來性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無本來性睡眠忽省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如故如是等時是箇甚麼若也不會各體究取無事莫立

與教洪壽禪師

師同國師普請次聞墮薪有省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住後中丞王公隨一日過師師擁毳負暄自若王下拜師推蒲團席地與坐笑語終日而去門人讓師曰此一衆所仰奈何不加禮他日王復來師出前趨迎之王曰何不如前日相見師曰中丞即得奈知事喚何王益重之

雲居道齊禪師

師謂門弟子曰達摩言此方經惟楞伽可以印心吾讀此經偈曰諸法無法體而說惟是心不見於自心而起於分別可謂大慈悲父如實極談我輩自不領受背負恩德如恒河

十

十

沙或問曰然則見自心遂斷分別乎師曰非然也譬如調馬馬自見其影而不驚何以故以自知其影從自身出故吾以是知不斷分別亦捨心相也祇今目前如實而觀不見纖毫祖師曰若見現在過去未來亦應見若不見過去未來現在亦不應見此語分明人自迷昧

黃龍慧南禪師

有僧侍立師顧視久之問曰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作一句說與汝汝還信否對曰和尚誠

十

十二

言何敢不信師指其左曰過這邊來僧將趨師咄之曰隨聲逐色有甚了期出去一僧知之即趨入師理前語問之亦對曰安敢不信師又指其左曰過這邊來僧豎住不往師又咄曰汝來親近我反不聽我語出去

舜老夫暮年有所開示但曰本自無事從我何求師聞之謂侍者曰老夫耄矣何不有事令無事無事令有事是謂淨佛國土成就衆生

師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叅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能契肯天下叢林目爲三關

大寧道寬禪師

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筋橫火爐上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頭不欠尾不剩

問天下禪客爲甚麼出這箇○不得師曰往往如斯

僧問教中云始知衆生本來成佛爲甚麼有煩惱菩提師曰甘草甜黃連苦曰却成兩箇去也師曰你不妨會得好

道吾悟真禪師

師問僧甚麼處來曰僧堂裏來師曰聖僧道甚麼僧近前曰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

曰過在甚麼處師曰萬里崖州

上堂夜來雷聲震地今朝細雨霏霏乾枯滋潤萬物萌芽且道嘉州大像長得髭鬚多少還有道得者麼若也道得陝府鐵牛是常不輕菩薩若道不得土宿拽脫你鼻孔

越州姜山方禪師

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單著布衫穿市過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踏破洞庭波曰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師曰伸手不見掌曰還許學人進向也無師曰踏地告虛空曰雷門之下布鼓難鳴師曰八花毯子上不用繡紅旗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便打

雲峰文悅禪師

僧問巖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巖山巖崖佛法師曰猢猻倒上樹

十一

十二

上堂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達境惟心已分別即不生知諸法惟心便捨外塵相諸禪德只如大地山河明暗色空法法現前作麼生說箇捨底道理於此明得正在半塗須知向上更有一竅在便下座

上堂卽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此事若向言語上作解意根下卜度天地懸殊不得相應豈況被人喚去方丈裏塗糊指注舉楞嚴肇論根塵色法向上向下有無得失他時後日死不得其地近世更有一般宗匠

幸十

十三

慧林宗本圓照禪師

高麗僧統義天以王子奉國命使於朝聞師名請以弟子禮見問其所得以華嚴經對師曰華嚴經三身佛報身說耶化身說耶法身說耶義曰法身說師曰法身徧周沙界當時聽衆何處蹲立義茫然無對

黃龍祖心晦堂寶覺禪師

師與夏倚公立談至肇論會萬物爲自己者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臥香桌下師以壓尺擊狗又擊香桌曰狗有情卽去香桌無情自佳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公立不能對師曰纔涉思惟便成剎法何曾會萬物爲已哉

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胸中物旣在胸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旣在目前便觸塗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師室中常舉拳問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

示衆云礙處非牆壁通處沒虛空若能如是
會心色本來同拂子是色那箇是心靈利漢
纔聞舉著隔牆見角早知是牛更若擬議思
量白雲千里萬里

寶峰雲菴真淨禪師

開堂日乃曰問話且止祇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甚麼處來垂一足曰昔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切聖賢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則且置印在甚麼處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分付若不見而我自收遂收足喝一喝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驢脚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有不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謾你諸

幸十

十四

人去也

白雲守端禪師

示衆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來也向一莖草上便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玉殿瓊樓却被一莖草蓋却且道作麼生得汗出去良久云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

保寧勇和尚

示衆云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爲古今無背面今古幾人知唧嗚呼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又云無種靈苗火裏栽鐵花還向樹頭開驀然結箇團圓果指似時人處得來

幸十

十五

黃龍死心悟新禪師

師室中問僧月晦之陰以五色彩著於瞋中令百人千萬人夜視其色寧有辨其青黃赤

白者麼僧無語師代曰箇箇是盲人

示衆云心外無法而法可明法外無心而心可通可通可明心法全宗全其宗則法法皆宗全其心則心心無心心既無心直造其源得其源則現大身而滿虛空中現小身而纖塵不立作麼生是纖塵不立良久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青原惟信禪師

上堂師云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五祖法演禪師

三佛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看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克勤耳

示衆舉德山答僧我宗無語句雪峰聞之有省後峰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因緣師云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譬如有箇人從東京來問伊甚處來他却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祇尋常雖然如是謾白雲不過何故祇爲他語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

幸十

十六

菱邵伯藕

師上堂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人○○○
示衆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摩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

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麼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

郭功甫初到五祖請祖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此一瓣香爇向鑪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他諸人描邈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鑪香散白蓮峰祖遂云曩謨薩怛哆鉢囉野恁麼恁麼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花向雪中開不恁麼不恁麼嫩柳垂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大衆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略約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

泐潭景祥禪師

幸十

十七

師室中問僧達摩西歸手攜隻履當時何不兩隻都將去曰此土也要留箇消息師曰一隻脚在西天一隻脚在東土著甚來由僧無語

問僧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指香鑪曰這箇是香鑪師曰帶累三世諸佛生陷地獄僧因措師便打

慈氏瑞仙禪師

師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師曰秦望峰高鑑湖水濶鑑曰秦望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

永相張商英居士

公嘗云先佛所說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是真實義法華會上多寶如來在寶塔中分半座與釋迦文佛過去佛現在佛同坐一處實有如是事非謂表法

太平慧懃佛鑑禪師

文殊心道禪師初叅諸方抵太平聞師夜叅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鐵背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敘所悟師見來便閉門道曰和尚莫瞞某甲師曰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道以拳擲破牕紙鑑即開門搗住云道道道以兩手捧師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箇栢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

真假師深然之

龍門清遠佛眼禪師

示衆千說萬說不若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迥絕無人處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

上堂云大衆或有人喚上座上座上座便應設使不應心中也須領覽今時學人便道應底是也領覽底是也若如此會便是入地獄漢子是即且置且道面前是阿誰喚你是有人喚

十

十

耶是無人喚耶還裁斷得麼若是有人喚山精鬼魅喚你時天魔外道喚你時如何辨白若道無人喚你又不聾不聵如何得無人喚者箇是十二時中生死路頭事諸人明得麼有人喚生迷亂無人喚遭繫絆若能行生死

斷萬兩金終不換下座

師作示道三偈一曰隨流 千聖靈蹤百草

頭卓然放去號隨流從教萬古無人識笑殺

馮山水牯牛 二曰合轍 水中月是天邊

月南北東西更無別新羅打鐵火星飛燒著

指頭名合轍 三曰雙唱 坐斷千差古路

頭解開空岸濟人舟明明一句該羣象善唱

無聲作麼求

淨因繼成禪師

師同圓悟法真慈受并十大法師禪講千僧

赴太尉陳公良弼府齋時徽宗私幸觀之有

善華嚴者賢首宗之義虎也對衆問曰吾佛

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

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常聞禪宗一喝能

轉凡成聖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

入吾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

諸禪視師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

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

善善應諾師曰法師所謂小乘教者乃有義

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

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卽有卽空義也

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如

我一喝非惟能入五教至於工巧伎藝諸子

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

曰聞師曰汝旣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

須臾又問善曰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旣不聞

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

喝汝旣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原

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

敎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

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
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
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
徧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
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
復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
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
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
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
謂之法身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四時八節陰
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
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
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叅而不雜混而不
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達化門庭隨
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

卷十

三

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
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
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
如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
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膠口而
出上大悅聞者靡不歎仰

國清妙印禪師

上堂滿口道得底爲甚麼不知有十分知有
底爲甚麼道不得且道諸訛在甚麼處若也
知處許你照用同時明暗俱了其或未然道
得道不得知有不知有南山石大蟲解作獅
子吼

卷十

三

華藏密印安民禪師

師一日白圓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圓
悟諾師曰尋常拈槌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

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卽菩提妙明真心圓悟
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
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圓悟
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
於言下釋然圓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
圓悟爲衆夜叅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
遂求決圓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圓悟曰庭
前栢樹子師卽洞明謂圓悟曰古人道如一
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圓悟笑
曰奈這漢何未幾令分座

大瀉法泰禪師

僧問理隨事變該萬有而一片虛凝事逐理
融等干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
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森羅
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

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

雲居高菴善悟禪師

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曰既是龍門爲
甚麼却被蛇咬師卽應曰果然現大人相佛
眼益器之後傳此語到照覺圓悟曰龍門有
此僧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

白楊法順禪師

師依止佛眼聞普說舉傳大士心王銘云水
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乃於
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
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派水
泠泠遊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佛
眼笑而可之

晉菴印肅禪師

師謁牧菴於湘之瀉山問萬法歸一一歸何

處牧菴豎拂示之有省歸壽隆時年二十九
矣使牒請主慈化寺師利世不伐嘗言捨家
出家當爲何事披緇削髮本屬何因若不報
國資家虛負皇恩若不導化檀那枉作釋子
楮衣糲食腸不沾席者十有二年一日誦華

幸十

三三

嚴論至達本情亡知心體合豁然大悟徧體
汗流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遂示衆曰李
公長者於華嚴大經之首痛下一槌擊碎三
千大千世界如湯消雪不留毫髮許於後進
者作得滯礙昔菴老人一見不覺吞却五千
四十八卷化成一氣充塞虛空方信釋迦老
子出氣不得之句然後破一微塵出此華嚴
經徧含法界無理不收無法不貫便見摩耶
夫人是我身彌勒樓臺是我體善財童子是
甚茄子文殊普賢與我同叅不動道場徧周

幸十

三三

法界悲涕歡喜踴躍無量大似死中得活如
夢忽醒良久云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始
信金剛經云信心清淨卽生實相實相旣生
妄想相滅全體法身徧一切處方得大用現
前卽說偈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
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師
一日舉似心齋圓通二子云達本情亡知心
體合汝作麼生會二人相顧笑云未達明日
各呈頌師因題云據宗眼看來句到意未到
其體未合其情未亡乘便強占二詞調曰解
佩令明眼人前覩著三十拄杖不饒爲甚麼
如此不合雪上加霜其一云先天先地何名
何樣阿曼陀無物比况觸目菩提自是人
不肯承當且輪迴滯名著相圓融法界無思無
想廬陵米不用商量血脉纔通便知道擊木

無聲打虛空盡成金響其二云栢庭立雪一場敗闕了無爲當下休歇百千圍但只這孤圓心月不揩磨鎮常皎潔無餘無欠無聽無說韶陽老祇得一櫬十聖三賢聞舉著魂消膽裂惟普菴迥然寂滅俄有僧稱道存自蜀冒雪而來既見師曰此吾不請友也遂相徵詰棒喝交馳心心密契僧曰師再來人也

淨慈師一禪師

師首叅雪峰慧照禪師慧照舉藏身無迹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廝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烟和霧濕秋光慧照贊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迹處師曰噯慧照曰無蹤迹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慧照深肯之

大安山省和尚

辛十

二十四

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曰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問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如何曰爭得到這裏云到後如何曰彼中事作麼生問如何是真中真曰十字街頭泥佛子

花藥英和尚

示衆師拈拄杖云我今爲汝等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大覺世尊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不賺汝諸人還信得及麼喝一喝云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虛空大地咸出心中萬里八九月一身西北風下座

清涼普明和尚

示衆云祖師心法洞貫十方今古恒然法爾如是如是之法不假修而自就不假得而自圓一切現成名不動地用而非有不用非無妙體湛然恒常不變體合妙用應備無爲映

現重重無邊色相心無自性觸事全彰不動
道場遍十方界如斯境界略暫回光背覺合
塵妄爲影事此之事意如王大路行之卽是
假使不行亦在其路如斯所論猶是化門之
說若以舉唱宗乘只有一時散去好

字

字

御選語錄卷第三十

音釋

釵釧

上差岐并也
下串臂銀也

趺

丑歷切音
尺躍也

銓

且緣切
音詮衡

量聲

五交切音
警不聽也

毫

莫報切音
帽惜忌也

徇

職略切音
酌橫木渡

水